# 楚詞釋

王闓運注

九章

王逸敘曰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於江南之埜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見納委命自沈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以相傳焉

九章者史記專謂之哀郢將从述意各有所主故有追述有互見反復成文以明己非懟从也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 誦誦言也本與頃襄謀反懷王忽背之而以為罪欲誦言自明王怒益禍又使王負不孝之罪國事愈不可為故惜之而自致愍也今卒不存楚亾郢失巫己竟殞之而志終不白故悉發其憤抒情而作九章也九辯曰自壓按而學誦

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 事己所作謀至忠而後言之非強與國家事也王不肯證己則無正矣唯指蒼天

耳黍離曰悠悠蒼天頃襄代懷如周平嗣幽父子之間皆託怨於蒼天也令五帝以折中兮傳國事重故又折中五帝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六神方明木陳六玉盟詛之主也山川國內望祀亦盟詛所告也服車服御車御嚮之備之欲迎懷王也命咎繇使聽直事當分曲直故命皋陶聽也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忘儇媚以背眾兮儇輕也媚順也眾輕薄但求順君意已忘竭誠之背眾心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情誠皃僞也不變易知也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而不遠眾皆嫉之反誣以忘讎誤國欲王按考前後之詞證明本心也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眾人之所仇專惟君而無他兮又眾兆之所讎仇怨也讎匹也眾兆兮所謂無萬數言天下古今所同也凡有血氣者皆願與無他之臣相匹嫉時不然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

豫度也不度王之無信而專心忠謀

疾親君而無他兮疾猶直也直疾親君不顧貴近所謂釋階登天有招禍之道也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疏放之臣又謀大計初不自量敗乃覺焉豈嚴以尤人誠自咎也事新君可以得寵而以專忠故怨若迷焉今乃悟矣悔已晚矣至此不復怨子蘭者國破身亡不服罪此輩也

忠何罪以遇罰兮亦非余心之所志無罪過罰眾所不平也然余心猶不志之以古今常有此比

行不羣以顛越兮又眾兆之所咍以不羣之故被不忠之名爲有知者所笑斯乃可傷故不能無言也

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申侘

儌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忳忳 忳忳亂也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 昔謂懷王時也登天與王圖議國政 吾使厲神占之兮 厲己國之神喻今危亂也 曰有志極而無旁 極至旁依 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 客從於秦是可思也終亦不悟不可恃也 故眾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 初以恃君故瀕於危殆今又若是也 懲於羹者而吹韲兮何不變此之志也 先經被禍又自蹈之誠自殆也 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 不與執政謀是釋階也朝議僉同一人獨異形眾之短必合力以敗之人情之至古今之所同無一得全者也 眾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為此伴也 伴侶也謂依倚君之意向也同風曰伴張弛之信期言謀國者皆駭遽離心唯伴君意旨 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為此援也 極至也讒人亦以謀反懷王為名然與己異路故不能為己援也 晉申

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
而不就鮌功配天而以違衆悻悻不良人心之故功用不就雖帝堯不能勝衆也吾聞作忠
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而知
其信然忠則必怨似非人情非再被罪猶不信也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
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設機張羅爲邪辟以誤君也舊以娛爲樂曲狀情態所謂殺人以媚人
願側身而無所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
尤儃佪不去也傺際也不去以求際會仍恐忠之造怨故不敢也欲高飛而遠集兮君
罔謂汝何之罔無謂得無謂既以不忠被謫乃又遠去則讒人得以追捕身从被誣君益不諒宋
玉賈生諷其去非策也欲橫奔而失路兮堅志而不忍橫奔交於佞臣失志
不堅亦又不忍爲也背膺牉合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背去膺當牉分

合會也背則胖膺則合分合皆得罪故思紆軫擣木蘭以矯蕙兮鑿申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此謂莫若自修故人終莫能害

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既不得禍又當殉國於事勢可以無論而著此詞者恐後人不信反以爲獨戇疾時故自明也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

惜誦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頃襄二十二年秦拔巫原年六十七始作此詞以一幼一老見意原生於楚宣王二十七年歲在戊寅懷王元年年十六張儀來相時年三十二早已見疏距用事時已十餘年是見疏在弱冠後故曰幼也頃襄初年年五十餘放沅九年故自歎既老也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璐餘露晃旒之類垂如露者此云佩則佩細珠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

駕青虯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重華謂懷王也頃襄背約放原江南自甘遠徙故與游瑤圃言不顧事新王也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齊光崑崙懷王所客之地也忠於先君與同生死心光明如日月也哀南夷之莫吾知兮南夷南人謂靳尚也思美人曰觀南人之變態恨之故夷之旦余濟乎江湘濟江至湘放江南也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乘鄂渚自江南重被召至郢冬涸故不由沅澧而更泝江反顧復被讒放也欸歎聲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邸抵不行也方林方城之野野外謂之林爲人所尼謀不得用又被讒閒重遷沅也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吳榜吳人工榜船者舲船吳榜蓋以禮遣得乘官舫也沅去郢較近於湘蓋以量移爲名而實遠之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朝發枉陼兮夕宿辰陽水經注臨沅縣治武陵郡下本楚之

黔中郡南對沅南縣沅水東歷小彎謂之枉渚渚東里許便得枉人山又曰沅水東逕辰陽縣舊治在辰水之陽故郎名焉楚詞所謂夕宿辰陽者也辰水又右會沅水名之爲辰谿口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入漵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初未至沅以爲不妨僻遠然既見五谿毒瘴乃又感傷也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前欵緒風今見霰雪記其時也今辰酉山中猶多大凌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念生此時雖在國秉政或退老爾居終亦何樂故又自慰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言將從此二子之行也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比此二子已又稍愈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

乎今之人與於也不以面宜無怨非矯飾之詞余將董道而不豫兮董督正也豫度也督君於正道而不豫度君之邪心固將重昏而終身重昏者昔迷而不知又不知而被諑

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露申申椒也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涉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頃襄二十季秦白起拔西陵二十一季白起拔郢燒夷陵楚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所謂離散東遷也蓋兵陸走陳民皆泛江東下故相失矣純大也大命國命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亾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甲朝商周相代之日喻亾國也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之焉極楫齊

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兵散遂不戰故不得再見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長楸墓樹燾燒先王墓故望之而涕夏首夏水口龍門楚東門在郢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爲客淩陽侯之氾濫兮忽翺翔之焉薄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將者言奔散不成乎遷也自郢出江値洞庭盛漲故曰上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終古所居謂郢郡也郢雖非先君之居而於夷陵巫夔相近今去郢益東則終古之居絕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靈魂自謂也王欲去之已則思之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楚既

厺郢政令不及江南放臣暫出因自沅至江將返故都省覲焉既至沙市念未奉君命不可乘亂而失臣禮仍不敢返恭之至也

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州洲也

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陵陽今池州地也乘舟下江不知所往聞君在陳乃於陵陽過東遶入中江也

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厺郢則漢口亦不能守將為丘也

孰兩東門之可蕪兩東門郢也竟陵也自起克鄢遂東取竟陵以為南郡地在郢東楚於是不能自立

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逐臣不可幸災自還故雖登大墳郢路仍遠江瀍皆不可涉也

忽若厺不信兮信再宿也

至今九年而不復再遷沅至郢亾九年也逆計之然則頃襄十二年原再放

慘鬱鬱而不開兮蹇侘傺而含慼外承歡之汋約兮言初與頃襄謀反懷王外與之歡好許其調和也

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

而願進兮妬被離而鄣之（不欲斥王託恨於妬者也）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衆讒人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僞名憎慍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此皆采宋玉之詞以著已被放之由讒者言懷王反不利頃襄子蘭不知王傳國高世明遠之見決無不慈之事又譖原欵秦主和不若言戰之忼慨故使頃襄疏遠修美之臣嫌於自矜故直用弟子之詞叔師於此無注云此皆解於九辨之中是亦知此作在九辨之後然不言所以是其疏也）

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不得還故遠觀而歎）冀一反之何時（冀反都郢而無時也）鳥飛嚮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至此危亡乃知放臣之無罪矣然君臣皆不反已亦終於不反）何日夜而忘之（日夜不安郢也）

哀郢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

遭夜之方長自郢還沅追念傾覆之由無可奈何故憂之深言之哀也悲夫秋風之動容兮容態也此詞作於孟夏追念昔放時歎絡風而郢方林正經此道也何回極之浮浮回薄極至也回風喻君令無常也所至浮浮然不甯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慢慢蓀謂頃襄也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美人懷王也矯者原矯頃襄之命為反王之謀以此獲罪不自明不敢奔他國昔君與我誠言兮曰黃昏以為期君頃襄也黃昏密謀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憍吾以其美好兮頃襄貪位不欲王反託言秦不可和當力戰以復讎名既美志又憍也離騷曰保厥美以驕傲覽余以其修姱內不欲王反外又與己謀反王示其忠孝故覽余以修姱也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為余而造怒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

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茲歷情以陳辭兮蓀佯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眾果以我爲患切謂以此形彼也媚愛也已忠王則形人之不愛王眾知其謀又不聽乃謀太公之也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不至今其庸存耿炯也眾誣以主和怨雖故自明所陳炯著可案攷也存或作怨則當作豈至今其庸亾也何毒藥之謇謇兮願蓀美之可完藥以治病而視之如毒以喻忠謀可完固王位乃疑其欲廢己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極亦至也指此路以爲極何有不至故遠聞而難虧不反懷王則遠人聞之虧損楚之德威也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頃襄僞欲反王實則貪位令果敗亾恨其外善虛名理無穫報傷之至也少歌曰上言已切不可要顯其意故少少歌之以申怨與美人抽怨兮

美人懷王也抽動也繹也因懷王之故而動己寃鬱并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美
好兮敖朕辭而不聽正證也頃襄不證己志也唱曰唱者情不容己叟託他端而顯
說之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有鳥喻頃襄也南郢也集漢北渡漢北走陳也好姱
佳麗兮胖獨處此異域好姱佳麗謂江湘賢才可用者也處異域者遷郢之後皆隔絕
不通既惸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
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言己
益羈孤也北山思念父母懷王不反故流涕也流水不還喻太公郢也望孟夏之短夜兮何
晦明之若歲仲春郢潰孟夏原至沙市卽還沅迫秦兵改走湘也惟郢路之遼遠
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已不敢至郢惟魂往耳遷陳未
定故不知路也南指月與列星已獨在南望星月念楚君臣也願徑逝而不得

兮不得至郢也魂識路之營營不知陳路惟識郢路也何靈魂之信直兮不得徑逝而猶識之是信直也人之心不與吾心同同一心也昏明相反誠可笑歎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猶望君知忠之至也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自枝江至沅夏水盛長多潭也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至沅被迫泝湖由南岸崗南至湘也軫石崴嵬蹇吾願兮軫石磊石也超回志度行隱進兮隱依也依軫石西出湖泝湘也低佪夷猶宿北姑兮北姑蓋蘆林潭或林子口也煩寃瞀容實沛徂兮沛然橫溢皃愁歎苦神靈遥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至此猶恨無媒者自度其才猶可安楚且君召之則不必从也道思作頌聊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抽思

陶陶孟夏兮艸木莽莽自郢還至湘不過旬日故仍記孟夏也荒亂無人唯見艸木耳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沉不可居故汨徂南土汨亂也眴兮杳杳孔靜幽默言無人訴懷也鬱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鞠窮也無可奈何及無所願也撫情効志兮俛屈以自抑刓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言己非不能自抑由常度尚存衆仍疾之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初本之道鄙常度也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上言方圓故以木喻刓木者必畫墨章明志識也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盛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撥正己志狹纵恐人不察以爲怨懟故專明懷才不用之恨不及國亾身纵之詞益追咎懷王既已不忍致怨頃襄又復無益況於讒佞不足復言惟自恨畸行宜逢嫉蔽耳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言既不知己材又不知己智也變白而爲黑兮倒上以

爲下鳳皇在笯兮鷄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佞人必變亂是非乃後逞志既得權位乃反誣蔑忠賢也夫惟黨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羣小得位觀者爲之憂慮不暇恨之誠閔之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所示閔其將顯則欲助之反望其知已也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傑兮固庸態也又爲之解而自咎迕俗也文質疏內兮眾不知余之異采疏粗內訥也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遌兮孰知余之從容遌遇也此三不知者無怨於人無怫於己了然身世乃能言此不獨知生死且知存亡也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言時命各有遭逢遇不遇一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慜而不

遷兮願志之有像已既知其忤時何又不能謟俗以其自強不撓雖改忽抑心但不尤人耳
不能遷其象法古人之志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已至沅復出江故北次也
日暮喻國亾也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北無所往南復何之唯有死耳一死則積
憂舒百哀娛故以此大故限已長戚之情也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汨然
無聲也沅湘今俱入湖水經以爲皆入江其分流之迹在湖也修路幽蔽兮道遠忽兮
曾唫恆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
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恐人不知
已故望伯樂也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
兮聖人惡自殺故明已非畏懼而死也人事無可轉移不忍爲秦虜耳既作九章以明非懟死畏死又懷沙
任石以明非狂死誤死知其當錯命於水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

心不可謂兮命雖有錯仍爲世傷在已可舒娛于古今可噫喟也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類善也既皆於義將立後世貞臣之善法願其皆無愛死以自潔而蹈道又非比干申徒之比

懷沙

思美人兮覽涕而竚眙將死重思懷王客死之悲因及已謀國忠誠之本末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冤兮滔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豐隆雲師喻頃襄也浮雲喻執政議論不定也詩曰有女如雲言君臣莫肯納忠懷王也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歸鳥使通秦楚者也已不在國都故使者來太迅疾託抛高也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高辛頃襄玄鳥其妃妾也詒給欺也讓佞女謂盛也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言已不獲於嗣

君故忠謀不申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甯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居沉九年故歷年壽考也長嫉時憤俗其馮心亦自笑也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前轍任懷王時所行也覆顛見讒被疏也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此述頃襄初年薦引賢才謀反懷王之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爲期遷逡猶遷延也淡計不可驟成故須之時日不驅迫之後因受怠誕之咎也嶓冢蜀山蓋欲迎王由蜀乘夏水下灌纁黃喻暗密也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白日喻君也出謂懷王得反也豫期王反將彊國息民已得展志故志壯詞兮不覺言之愉也擥大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與

玩此芳草思古人用賢不循資序今則任親貴解萹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萹萹畜水竹也薄蒲蒲也菜當爲采雜采采采采雜艸無名者言所任用無芳香堅韌之質隨俗轉移遂使莖莽亦乖離絕異也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中心兮揚厥憑而不俟南人謂靳尚也所謀旣沮原遂見放南人快心發揚己憤懣之詞不俟功成盡毀敗其所爲也芳與澤其離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承兮滿內而外揚言己雖不能無過而不得爲罪也所引用或亦有不臧而賢者實多如芳糅於澤芳仍出也內有憑心外揚怨誹而文詞郁郁非誇訐也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旣被誣譖不能自明仍自信情質章昭恨無人保之令薜荔而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而爲媒兮憚褰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

吾不能薜荔附緣上生喻王左右也芙蓉下澤美芳在野之賢也憚者已憚之難之也緣木濡足皆於已有危故不說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形見於外者照事也雖迹可明而非烈士之事故遲回不自辨也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明已被放不然之故以懷王尚在將冀其身以遂前計都變巫從彭咸非不知己命窮也

## 思美人

惜往日之曾信兮屈原既決懷沙深思禍本由楚俗讒諛專成娼疾始於懷王極於頃襄已審任用之時亦未能挽其波靡之俗雖無秦兵知國亦必亡故惜往日孤忠之無補也曾重也重信猶重任也受命詔以昭詩詩謂離騷也以已所受命詔悉著之於詩以表其信慈之志悲回風日竊賦詩之所明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

兮屈氏世族掌國法度原又造憲命也屬貞臣而日娭娭樂也貞臣原所薦也既定法又舉賢則可以熙樂祕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龎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載剸也言密事切心不暇治過失恐傷大度泄國密謀葢有譖原寬縱不察者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淸澂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遷臣原自謂也懷王時未遷據後言之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何貞臣之無罪兮被離謗而見尤此頃襄既立斥逐原黨所薦者皆得罪也慙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光景前謀通秦之事也回風曰借光景以往來施黃棘之枉策黃棘會在懷王廿五季秦楚復和太子出質其後頃襄立欲罪原因治前謀故慙也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沈身而絕名兮惜壅君

之不昭此時沈湘禍由黃棘故追恨之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艸爲藪幽爲藪所幽蕪榛莽也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彰壅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言已既甘死又爲此詞以明誠信何不聊之甚也獨念已遘此禍後將無由復使貞臣故不能默默耳其後宋玉之徒終莫敢直諫此其效也聞百里之爲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聞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楚俗嫉妒新進故屢引古人拔進幽隱之例以曉寤君也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以子胥介子自喻一不忍見亡國一從亡在外皆以忠死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

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何芳艸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戒已放郢亾楚已不國而猶以爲徵霜之戒望其用賢以自彊忠臣志士無已之心也諒不聰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妬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妬入以自代極陳亾國之情狀也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易易不難也以先得罪故難陳白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言已行可考不難明亦不必自白也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氾泭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棄賢自亾楚君終不能悔此則可傷然後決放恐後人疑已畏罪寧溘放而流亾兮恐

禍殃之有再言非獨亾郢而已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言己不畢詞則君終見壅中作九章之意

惜往日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后土皇天也天地生材南國有橘蓋遷江南所藏之賢士季少隱居望其繼已志故作頌美之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時俗從流故專美其不遷徙曾枝剡棘圓果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可任兮橘皮內白以保其瓤波也紛緼宜修姱而不醜兮橘無岐幹故曰不醜醜儔匹也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蘇猶寤也再言不遷徙者頌此諷彼也人材係國存亾於从昝眷焉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言有一不

遷者則國不亾以其德參天地立也 願歲幷謝與長友兮 傷己之老無益國也願謝太公季歲與此人爲友言己年長彼不敢與平交 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 離儷也善配猶良友也梗直也 年歲雖少可師長兮 恐人輕其少故初異之後友之乃欲師之好賢之至也其人終亦長隱江南無以自見至今想其風規也 分比伯夷置以爲像兮

橘頌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 謝世之詞追怨無端 物有微而隕性兮 物自謂也言己與讒佞矣而王不我用亦能隕性忠孝致危亾也 聲有隱而先倡 聲名也流放汨羅聲名顯如然先之所行己足倡導薄俗又足自慰也 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 暨不得已也暨志謂勉抑己志介耿介也欲成己從彭咸之志則當從流俗而不忘其介故至如此 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僞之可長 言頃襄謂與己同心其後卒不可掩也 鳥獸鳴以號羣兮 言衆人但知朋黨而言富貴

艸苴比而不芳苴藉也踐辱之艸不可理者也言眾無才能如艸苴相比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葺次也羣魚自相比次而又各欲別異喻黨人相引復爭權也故荼苦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忠佞相形已乃被禍也荼苦艸苦苦艸毒苦之艸不可與同畝也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而自貺都美也佳人懷王也統謂三統有天下者也世傳國及子孫也貺賜也言嗣子自當繼統受賜懷王長美亦必無不慈之意深恨頃襄也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徉遠志所及悲王在秦也浮雲喻客秦也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介猶紹也眇幽也詩離騷也心所疑者賦離騷以明之託以介紹己志也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椒喻宗室也思念懷王又感宗臣之義增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

此哀而不厺長夜喻闇朝也掩撫也痻從容以周流兮眇逍遙以自恃欲厺不可故又思自託也傷太息之愍歎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糾思心以為纕兮編愁苦以為膺勉事嗣君降心徇俗內自傷愍亦誰知之誰能聽之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若木日入之地喻秦也蔽光遂懷王不得出也飄風楚君臣國議無所定也仍窘也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不能反王心痛沸也撫珮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言遷沉不从之意猶欲王反故自抑志也歲曶曶其若頹兮時亦冉冉而將至蘋蘅槁而節離兮節四時之序也秋蘋春衡俱槁則節序離易矣芳以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甯溘死而流亾兮不忍為此之常愁孤臣唫而抆淚兮放子出而不還

孰能思而不隱兮（孰能者自許其能也有思而不隱惟忠貞烈士能之也）昭彭咸之所聞（以楚舊典告嗣王也）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巒石夷陵以上夔巫諸山也望望蜀憂秦也）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言懷王入秦孤獨阻絕也）秋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締結也所謂繫心懷王）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言己獨以孤忠感眇芒也）物有純而不可為（為化也已志純一不隨眾變也）藐蔓蔓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淩大波而流風兮（流風上水帆風行如流也）託彭咸之所居（欲還都夔巫控蜀以制秦也今彭水在涪萬聞其大彭舊國乎）上高巖之峭岸兮（巫彭據山險以扼江上言發大

波嫌欲爭水要利故以上巖岸明之處雌蜺之標顛兮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虹蜺邪氣霜露正氣言都彭巫則國脈復氛祲消也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風穴執政主議者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依之者頃襄也嬋媛傷懷之皃善謀不行故悟而自傷馮崑崙以瞰霧露兮隱岷山以清江馮崑崙言制秦也瞰之言闚隙以乘之也隱依也隱據岷山則無夏水燒夷陵之禍故江清也憚涌湍之礚礚兮聽波聲之洶洶秦兵必從蜀下故憚湍波也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國亂議論縣多也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趨於亂亾也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氾潏潏其前後兮君側皆讒人也伴張弛之信期張謂與秦戰弛與秦和也信期王意所在政令所出也眾皆伴以爲言無定謀

也

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炎氣喻言戰有驕氣盛也徒見煙液喻昏而不悟也此謂張者）

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霜雪政亂國危之象潮水擊秦兵奄至也此謂弛者）

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此言已本謀在張弛之外因追傷懷王時本謀也光景言君有時明悟也懷王廿五年與秦王會黃棘秦復歸我上庸明年太子質秦蓋原主姑講以紓目前之禍太子逃歸所謀不成故恨其枉施策）

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放傚效也效介子從亡以自喻伯夷讓國望頃襄傚其迹也）

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調度和協眾情也弗去言不怠也離騷曰和調度以自娛刻猶傷也著讀爲著衣之著志之所著言已志在興楚反王也適猶如也自傷無如已志之時也）

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逖逖（逖逖遠兒猶菸菸也來者逖逖謂楚將亡此國亡身殁時也）

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冀舒國難

而得罪太子以成今禍故怨也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申徒狄蓋楚人也或者本司徒楚讀爲中耳疾暗君自投於河不待國亾而先死也驟諫君而不聽兮重任石之何益任袥也任石謂懷沙也今本作任重石文選注引作重任石是也重謂今也先己諫今又死故曰重任石懷石自沈終兩無益哀其徒死也心結絓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死猶有恨忠之至也此篇總述志意蹤迹蓋絕筆於此若羣書之自序也悲回風

九章釋弟四

王闓運注

## 遠游

王逸敘曰遠游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上爲讒佞所譖毀下爲俗人所困極章皇山澤無所告訴乃深惟元一修執恬漠思欲濟世則意中憤然文采秀發遂敘妙思託配仙人與俱游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瑋其辭焉聖人貴舍生而惡自殺屈原不勝其憤至於自沈雖反復敘明其故猶懼論者謂其窮無復之智不全身又嘗受眞道可託尸解略述其術以示知者但吐納駐顏存神壹氣既不可傳說又可案文而循不煩注釋今悉刊去舊說

但分三章明之

悲時俗之迫阸兮願輕舉而遠游質菲薄而無因兮焉

託乘而上游遭沈濁而污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
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
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聖人之所以通神爲欲知往來也步
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乖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
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
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
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眞人之休德兮
羨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傅
說之託辰星兮羨韓眾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
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

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絕氛埃而淑尤兮淑尤清絕也終不反其故都免眾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曄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艸之先零言聖賢皆有死而死于亂世則可憚故宜仙去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晨向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重曰以上敘作遠遊之意以下乃賦遠遊不宜言重曰當云其詞曰或但言曰而此加重者明非其本旨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飡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順凱風以從游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

窨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淈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頩以脕顏兮脕始生皃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眇以淫放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寞而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魄當爲魂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

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

乎於微閭太儀常娥所居月之都也微閭尾閭海水所歸地之委也乎於重文衍一字也屯余

車之萬乘兮以下因仙遊而又思謀楚文多與離騷同非遠游正意而實作者之正意紛容

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迤建雄虹之

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

驁騎膠葛以雜亂兮斑漫衍而方行喻合從無統紀不可以制秦也撰

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鉤芒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

廉以啟路陽杲杲其未光兮淩天地以徑度飛廉神鳥一曰龍子

蒨以爲風伯與下風伯復非也風伯爲余先驅兮辟氛埃而清涼鳳凰

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擥彗星以爲旍兮舉斗柄

以爲麾叛陸離其上下兮游驚霧之流波時晻曖其曭莽兮召玄茬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眾神以竝轂路曼曼其悠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以爲衛欲遠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撟担擅或體字也欲擅撟君令成反王之謀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自樂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氾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神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象而自浮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宓妃張樂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

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玄螭蟲象並出進兮
形蟉虯而逶迤雌蜺便娟以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
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已上皆自明赴湘自隱謀終反懷王
之意下又入遠游正意也舒並節以馳騖兮逴絕垠乎寒門軼迅風
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閒維以
反顧閒維未聞叔師曰天紘也右黔嬴而見之兮爲余先乎平路叔師
曰黔嬴造化神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
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
惝怳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清兮與太初而爲鄰叔師曰列缺天
閒隙此終遠游之旨

遠游釋弟五

王闓運注

## 卜居

王逸敘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體忠正之性而見嫉妒念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蒙富貴己執忠直而身放棄心迷意惑不知所爲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決之蓍龜卜己居世何所宜行冀聞異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

此篇在懷王薨後頃襄定立悉還前放逐諸臣而原以名德見重有復用之機故自明其不能隨俗取富貴也

屈原既放三年頃襄以其欲秦爲罪放之洞庭南也不得復見今將復見故本其先放不復見也不見則謀策無所施故不能自已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令尹子蘭聞離騷大怒之時也心煩慮亂不知所從己不用則國益危宜其煩慮也往見太卜

鄭詹尹時在國都故得見太卜所占也詹尹占人太卜屬官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策蓍也端拂二者唯其所問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朴當爲樸將送往勞來懷王也勞勤也勤事新王也斯無窮乎能送往不念舊君必不困窮也寧誅鋤艸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眞乎將哫訾栗斯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

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言神有不若人時也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卜居釋第六

王闓運注

漁父

王逸敘曰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間憂愁歎吟儀容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釣於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荅楚人思念屈原因敘其辭以相傳焉

時原再放於沅而漁父歌滄浪滄浪漢水所鍾在均鄖之境蓋楚舊臣避地沅潭故相勞問也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潭水出武陵鐔成玉山今獨山水在沅西南也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

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淈汩同字治也而揚其波使清也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使飲清也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甯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潭水入鬱入南海故欲南赴湘近江流也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漁父釋弟七

# 楚詞釋八

王闓運注

## 九辯

王逸敘曰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辯者變也謂陳道德以變說君也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機衡地有九州以成萬邦人有九竅以通精明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傷君闇蔽國將危亡乃援天地之數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頌以諷諫懷王明己所言與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至於漢興劉向王襃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詞故號爲楚詞亦承其九以立義焉

此作於離騷卜居之後九歌漁父之前原被召再放送之而作也九章多采其言是其證矣天問曰啟棘賓商九辯九歌商爲秋故以秋發端亦記時也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艸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

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廖繆同音穆卽寞也天高而氣晶宋寥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羇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宋漠而無聲雁雝雝而南游兮鵾雞啁哳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征亦鳴也以其不息有似夜鳴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此送別屈原再放沉中也悲憂窮慼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去鄉離家兮徠遠客言國無同志雖來如客超逍遙兮今焉薄言今再被放更無止泊也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柰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憺

兮忘食事食事守職之詞語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既駕兮朅而歸車駕事欲行也朅去也去之而歸謂所召復放不得見兮心傷悲倚結軨兮長太息軨車轖間橫木記曰展軨效駕將行則展之未行猶結之也倚之者宋玉也不欲其行故倚之太息自傷不能留原涕潺湲兮下霑軾忼慨絕兮不得中瞀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怦怦兮諒直諒助也助正直之臣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言危亡雖天運而已身逢之不能不悲也白露既下百艸兮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芳藹喻賢才也秋既先戒之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

夏兮然欲傺而沈藏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挐而交橫
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黃萷櫹槮之可哀兮形
銷鑠而瘀傷惟其紛糅之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擥
擥同牽 騑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佯歲忽忽而遒盡兮
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俇攘澹容
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
之多方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
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爲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衆
芳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悽兮

願一見而有明重不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
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
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漧塊
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卻騏驥而不乘兮策
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
者非其人兮故跼跳而遠去鳧鴈皆唼夫粱藻兮鳳愈
飄翔而高舉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衆
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惶惶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
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

謂騏驥兮安歸謂鳳皇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皇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何云猶何怪也衆皆云屈不當自絶故爲之解）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忘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絶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安極（此皆爲原述志之詞）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尚幸其弗濟（言原見疏懷王始容國事已危猶可濟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兮與埜艸同死（言放不可久懼終死於外）願自往而徑游兮路壅絶而不通（自往遥游一作自直徑往圖遥謝遊當作逝逝隸書誤也拇思曰願徑）

逝而不得言遠邪蔽鄣己情不能達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循道平驅守官奉職而已亦是亂世之一法然居位必有可從此時君相無可從也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壓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兮從容性愚陋王自謂也從容舉止也言屈原此去將欲自誦已愚未達此舉不欲其誦也九章故曰惜誦致愍竊美申包胥之氣盛兮屈原欲合齊擯秦玉以為無成故諫其不固也恐時世之不固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榘而改鑿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志既不中俗又難設惟有隱居可終老也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食不媮而為飽兮衣不苟而為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蹇充倔而無端兮充滿倔詘也記曰充詘於富貴

言或驕或諂泊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禦冬兮衣裘喻官位也食以譬品節身心之學不隨世爲盛衰人不忠無食也亂世無位則不能免難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

靚杪秋之遙夜兮心繚悷而有哀繚悷纏綿之意春秋逴逴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偕言興以天運而人臣不可與之推移白日晼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減毀歲忽忽而遒盡兮老冉冉而愈弛弛猶馳也或以老而弛情欲及時陳力古人文緩押句不尚巧力其義非也心搖悅而日幸兮然怊悵而無冀中憯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欷年洋洋日以往兮老嵺廓而無處事亹亹而覬進兮蹇淹留而躊躇

何氾濫之浮雲兮猋壅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陰曀而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濛濛而蔽之日喻懷王月喻頃襄竊不自聊而願忠兮或黕點而汙之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堯舜禪讓喻懷王傳子瞭昭冥闇也頃襄代立事非暗昧也何險巇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讒者言王返不利嗣君王以此不返原以是見放故玉陳其事而屈原采之作九章彼日月之照明兮尙黯黮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歎芙以廣原志也玉雖弟子身在事外故其詞不迫被荷裯之晏晏兮裯單被也晏晏鮮明然潢洋而不可帶潢洋淈濩也以單被爲衣故必以帶帶繫結之而荷不可帶喻楚徒外廣大不可用也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耿介一節之士與頃襄謀戰者驕美貪位負其强大憎慍惀之修美

兮愠惀沒靜之皃言原欲款秦結齊爲王所惛也好夫人之慷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言務戰不治國必危敗也事綿綿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今修飾而窺鏡兮後尚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倏忽而難當卒壅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怵惕乘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强策此解時論之惑也原見襄本不負父則無取怵惕自危也原本謀反王又何待於督責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邅翼翼而無終兮忳惛惛而愁約邅行也翼翼行皃無終極言長流放不返

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効願沈滯而無見兮尚欲布名乎天下然橫洋而不遇兮直恂愁而自苦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甯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罔流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紛純純之願忠兮著意九章所謂著志著志反王也妒被離而鄣之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游志乎雲中棄精氣之摶摶兮騖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蒼龍之躍躍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輬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

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以上勸原出世全身卽遠游所由作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爲臧臧今藏字隱也推因也猶廣也願其遂隱不反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君謂懷王也以懷王無恙勸勉原去也

九辯釋弟八

王闓運注

## 招魂

王逸敘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魂者身之精也宋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愁懣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

此當楚失郢之後原自沉暫歸忽悔悟而南行君臣相絕流亡無所宋玉時從東徙閔原志行知必自死力不能留之因陳頃襄耆情之狀託以招原實勸其死自潔以遺世

不得已之行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沬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君子處亂濁之世可以獨清醒不能獨安存上是故伯夷微子與飛廉惡來同為亡國臣也

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考成也楚已東徙然不得爲國殤故被禍亦愁]帝告巫陽曰[帝喻先王也巫山之陽稱歸縣地宋玉以所居自喻]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筮巫所用以通神人者周官巫筮同字託言先王欲收召用原令巫與以神靈使不然也]巫陽對曰掌夢[夢無形者也巫之掌在精靈如夢者耳非能生然人之魄]上帝其難從[其斥屈原也君臣隔絕中有秦兵故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原時實未然疑若可畱但恐後之不及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謝謂謝世也然者不能復生但可慰弔之耳帝用其言也]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恆幹何爲四方些[恆幹常體也言人未然則須避禍既已無身何必遠游也]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不祥兵禍也樂處然也然則治亂之所不及]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

礫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兮不可以託些東方

齊也爲六國長故曰長人十日喻六國不相下合從無成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

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其骨爲醢些蝮蛇蓁蓁封狐

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兮

不可以久淫些沅南通牂柯昆明出緬甸交趾百夷裸居唯知掠殺不可往也魂兮歸

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爢散而不可止些

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蟻若象玄蠭若壺些五穀不

生藂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徉無所倚

廣大無所極些歸來兮恐自遺賊些流沙三危之西今藏地也往必泝江

沫乃後陸行故脫雷淵而遇蟻蠭天問所謂命微力固者也蟻若象者今未聞也藂菅青稞也藏地通北狄南

竺故曰廣大無極蜀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
入於秦徒自貽害也
峩峩飛雪千里些歸來兮不可以久些
北方則譖楚地
新亂又多讒害
原者雖歸
終不久也
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
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懸人
以娭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往恐危
身些
上天復仕也不以喻賢才拔者棄之也怒則曰眥
上豎若從生者然懸入者引之上位使不得下也
乃後擠之則投淵矣託曰退人若將
隊諸淵此述原釋階登天見怒之狀
魂兮歸來君無下
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逐人駓駓
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恐自遺災些
幽都蓋喻楚新所徙都也宋玉從行親見庸佞諸臣之
狀約短繩也敦厚也脄背肉也參星名言時大臣多

欲制縛羣材貪以肥身怒以立威其背團團其目灼灼然而血拇攫食牛身愚拗也魂兮歸來入

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修門長門喩郢也延尸者卻行導之今背行示不忍

見其郢也秦篝齊縷鄭綿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

來反故居些篝笿也縷當爲簍竹籠也絡卽笿也皆盛絲之器喪具多用纊絲故絲纊具則爲備

矣嘯呼招魂聲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閒安些高堂

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

些冬有突廈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

氾崇蘭些以上皆言葬處墳墓之象也方連所謂題湊也光風雨霽後日出之風也崇高也蕙蘭墓

上芳艸氾移也經堂入奧朱塵筵些朱塵以丹沙爲塵壙內所用藉棺者如堂室布筵藉

坐也砥室翠翹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蒻阿拂壁

羅幬張些纂組綺縞結琦璜些此言牀帳之飾以起下女侍飾饌之盛刺王忿
修因以諷諫蓋亦有隱語告原以時事文緜意晦令不
能悉知但隨文釋之耳砥室磨礱其牆地有雕蓋楣額
之名曲瓊篠帳鉤也翦細蒻阿細布拂壁衣也幬禪
帳也纂似組而赤組綬屬綬穀維也綺文繒縞鮮卮精
繒也以纂組係綺縞亦雕幕繫也
上結美玉或奇或横以爲流蘇
室中之觀多珍怪些
蘭膏明燭華容備些言壙中然鐙刻列嬪侍也
二八侍宿射遞代些
九侯淑女多迅眾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二八謂年十六叔師
以爲大夫有二列女樂則下不得復言九女也諸侯
一娶九女謂之九公子故曰九侯女鬋翦髮爲飾也
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謇其有意些彌代蓋世無儔之詞也言
女雖順弱而植立強固喻賢臣也
姱容修態絙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
光些靡顏膩理遺視矊些離榭修幕侍君之閒些此四句言

衆女爭進困植者退翡帷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緣波些叔師云屏風水葵今謂屏猶游停也芙蓉紫莖藻井之飾文異豹飾侍陂陁些異當爲車豹飾豹䘨大夫之車飾也陂陁山陵言車駕嚴侍將葬之時也軒輬既低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爲些屏謂之樹籬木垣也薄香艸也上言步騎嫌當出游故言門屏籬垣明步騎爲送葬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麥挐黃粱些稻稌粢稷穱黍之穉者也此八簋四穀穀各二種不宜有麥麥蓋黍之誤耳遂成宗聚也言族衆來會陳設遺奠也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肥羊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臑濡也若芳薑桂之類此謂陳少牢之奠胹鼈炮羔有柘漿些鵠酸臇鳧煎鴻鶬

些露雞臛蠵厲而不爽些此豆實也柘當爲蔗以柘漿和味今炙炰多用之或者柘漿酸漿色如柘耳臛臛也肉羹無菜曰臛蠵大龜也厲列通用字楚人名羹敗曰爽鶬麋鴰似雁而黑鵠似雁而黃酸露亦臇臛之名也胹爛也以酸在鶬下者明鶬鳧俱酸臇之粔籹蜜餌有餦餭些瑤漿蜜勺實羽觴些挫糟凍飲酎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粔籹餦餭籩實也廣韻引新字解訓云粔籹膏環說文云饊熬稻粻程然則粔籹煎餅糝食餦餭餳米餳饊類也粔籹蓋煑稻聲轉改字今或以肉黍爲粔籹二者皆用蜜調節之挫猶捘也酎三重醖酒也此於食後設酒飲漿飲公食大夫禮也所以顯意諷諫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些敬禮所謂苟敬聘賓之位國無害之者以其任出使之職肴羞未通女樂羅些敶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肴羞未通喻事未成女樂謂惑聲色以遠賢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娭花眇視曾波些被文服

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鬋豔陸離些朱顏酡喻王怒也娭光眇兒喻不明也麗儷也奇不偶也言邪佞相比黨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撫案下些竽瑟狂會搷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歈蔡謳奏大呂些此言淫樂怠荒兵敗東遷之事也竽衣架也連衽而舞衣若交縣於竽也搷當作塡本亦作鬭鼓聲也震驚言郢都震動驚遷也激楚喻楚危迫也激礙也吳蔡東遷之地大呂歲終之律言將亾也士女襍坐亂而不分些放敶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襍敶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此述太郢後民亂吏襍之狀也組纓官爵重飾而放陳之人得相紛言用人無序也鄭衛妖淫喻羣小也激楚亂國之人令尹子蘭之徒秀出當先任用如故也結舊讀爲頭髻今謂結聲歌之名也菎蔽象棊有六簙些分曹竝進遒相迫些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

鏗鐘搖簴揳梓瑟些蔽薄棊局也倍勝爲牟比櫛具也揳挈也禮謂之挎此以六博喻六
國也楚已成梟但當呼五國助已耳而三晉之交不合
如制犀佌篦徒費日而無成耳故仍縱樂撞鼓鐘抶瑟
荒宴也梓瑟君瑟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燈錯些結
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酎飲盡歡樂先
故些魂兮歸來返故居些此送死之詞也燭鐙喻長夜也結撰至思自言代原思之
已至矣蘭芳言德名也假至也大也屈原名已至大可
以死之候又人生要有所極無不死者故同心者皆爲
之賤招魂也於是先日故人
皆設飲盡歡送之反故故歸眞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
征菉蘋齊葉兮白芷生此記遷都之時也哀郢曰方仲春而東遷此云南者以屈原南
走隱其詞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楚東徙欲東江
險憑湖海以拒秦此言其謀也貫通也自陳通廬江倚
巢湖太湖田東海之瀕即後都壽春及封黃歇於蘇松

之事本以亡國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此因頃襄好田而託諷也青驪駟駢頌以喩文武之臣縣火舉燧以召兵者右西也言當還郢都也夢澤郢地青兕以喩秦軍憚猶什殪也言止此者喻意已顯不可奪正朱明承夜兮時不可以淹朱明夏也懷沙曰陶陶孟夏屈子決死時也皐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斯路去郢至陳之路也漸無沒也楓者江樹先青者也望春懷國故傷心也

招魂釋九

楚詞九

王闓運注

## 大招

王逸敘曰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憂思煩亂精神越散與形離別恐命將終所行不遂故憤然大招其魂盛稱楚國之樂崇懷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賢公卿明察能薦舉人宜輔佐之以興至治因以風諫達己之志也

大招之作與招魂同時招魂勸其從大招冀王之復用原對私招而爲大也若命已終宜有哀情不得盛稱侈靡或以爲屈原招懷王則魂兮魂兮大不敬矣今定以爲景差之作雖知頃襄之昏而猶冀其一悟忠厚之至也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冥淩浹行魂無逃只魂魄歸來無遠遙只青春喻嗣王也亦以記時白日言王明察改悔悉反

初政故春謝日昭也只語已詞也招魂言些些二者此此二字重文其聲清長只聲聲短也奮發物遽改修政事則臣民急奉令也冥玄冥淩冰也秦兵下巫黔中如冬冰周浹行道之間雖走長沙不能逃也故仍勸屈子反國

魂兮歸來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螭龍竝傍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宋只宋讀若寂一本云宋寥非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鰅鱅短狐王虺騫只魂兮無南蜮傷躬只山海經說鰅鱅狀如犂牛音如鳴許慎說鰅魚皮有文皆不言為毒魚也此鰅鱅蓋今海魚似人者能攀覆人船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鬤只長爪踞牙誒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逴龍赩只逴龍天問所謂燭龍代水不

可涉淺不可測只天白顥顥寒凝凝只凝讀爲嶷魂乎無往
盈北極只魂魄歸來閒以靜只自恣荊楚安以定只逞
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安樂年壽延只魂乎歸來樂不
可言只言召原還返令自恣所適又得行其志則原不从也五穀六仞設菰粱只
鼎臑盈望和致芳只內鶬鴿鵠味豺羹只魂乎歸來恣
所嘗只仞讀爲韌柔忍之穀今所謂稉也五穀黏稉共十種稻則皆美故有六仞加以菰粱爲八簋粱
卽黍之稉者稷有稰穛則粱爲一類也內則曰飯黍稷
稻粱白黍黃粱稰穛爲八簋此加菰粱則二黍二稷二
稻爲六仞合菰粱爲八簋也臑當爲臑熟也望猶滿也
鴿當爲合納鴿以合鵠二鳥共一鼎爲鮮腊也豺野狗
犬腊也犬曰羹獻陳八簋設七鼎以禮屈原言當爵祿之鮮蠵甘鷄和楚酪只醢豚
苦狗膾苴蓴只吳酸蒿蔞不沾薄只魂兮歸徠恣所擇

只此蔗羞也蓴苴大蘘荷也說文作蓄蒩李賢云蘘荷葉似薑根紅紫似芙蓉沾一作沽叔師說沾爲醲
炙鴰烝鳧煔鶉陳只煎鰿臛雀遽爽存只魂乎歸來麗
以先只此加豆也煔燖也鰿今鯽也遽爽言味劇清脆也麗先灑酒也四酎并孰不歰
嗌只清馨凍飲不歠役只吳醴白糵和楚瀝只魂乎歸
徠不遽惕只四酎稻黍粱稷四種釀也酒烈或歰咽不歰者醋也役當爲吸滿口爲歠多食爲吸
言酒清涼不可多吸食也糵米麴也瀝瀝酒器也醴甜酒投以糵則清又瀝之而後飲也代秦鄭衛
鳴竽張只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趙簫倡只魂
乎歸徠定空桑只辯亦辯樂節名勞絡也伏戲先代樂之最古者辯夏樂商殷樂楚時王之
樂駕絡之者參用之也揚阿郢揚荷楚曲也空桑方北之琴瑟定之者言原能定國二八接舞投
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乎

歸徠聽歌譔只四上代秦鄭衞歌者分行各有上也說文譔專教也讀若詮此譔蓋歌曲之名耳以王耽聲樂故下陳女色使聽覽易入或悟悔也朱脣皓齒嫭以姱只比德好間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徠安以舒只嫮目宜笑蛾眉曼只容則秀雅穉朱顏只魂乎歸徠靜以安只姱修滂浩麗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徠思怨移只叔師云鮮卑袞帶頭也今案後漢始有鮮卑胡種今言若鮮卑疑當時已有此國易中利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歸徠以娛昔只易利言柔媚也昔夕也青色直眉美目媔只靨輔奇牙宜笑嗎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乎歸徠恣所

便只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絕霤只曲屋步櫩宜擾畜只騰駕步游獵春囿只沙丹沙也觀樓類今坊制似之但觀可登游耳絕霤在門霤之上巍然高絕也擾畜謂馬也言獵不必遠出可由觀至囿以諷諫頃襄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茝蘭桂樹鬱彌路只魂乎歸徠恣志慮只假假也瓊赤色錯鏤金飾也英華假言光輝照遠君車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鵾鴻羣晨襍鶖鶬只鴻鵠代游曼鷫鷞只魂乎歸徠鳳皇翔只鷫鷞西方鳳也曼引也鳳皇喻君言得賢則翔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室家盈庭爵祿盛只魂乎歸徠居室定只言原年未老族盛大可倚用也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察篤天隱孤寡存只魂兮歸徠正始昆只接徑猶交道也言楚

國當先內治政令如出出雲不崇朝千里也三圭重侯謂楚執圭以下三等爵比諸侯者聽神類神言祀得神佑也篤厚也隱痛也昆後也始昆猶言始終楚新被兵以弔死問生爲急

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冒衆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徠賞罰當只冒茂也書曰剴武王惟冒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阯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徠歸尚賢士只言用原之效也羊腸邪阪也幽陵蓋所謂楚北境陘塞也四境皆楚地所至尚賢謂爲之長也楚國衆士待原而舉發政獻行禁暴苛只舉傑壓陛誅譏罷只直贏在位近禹麾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徠歸國家爲只贏猶正也禹麾未聞叔師說夏禹舉賢也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昭質既設

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魂乎徠歸尚三王只此言楚大臣皆宜更選賢也登降射禮也質澤宮所射大侯射宮所射凡選貢士必先射於澤然後射於射宮言三公諸侯九卿必當新選用然後召屈原乃能上配三王也

大招釋十

楚詞十

王闓運注

# 高唐賦

高唐賦者宋玉之所作也舊以高唐爲雲夢之臺今案高唐邑在齊右雲夢澤在南郢巫山在夔三地相厺五千餘里合而一之文意淆亂由不知賦意故也古今文人設詞衆矣至於晝幸婦人公薦枕席於文不足增詞彩於理徒以爲穢亂虛作此言果何爲哉蓋嘗登巫山望秭歸臨夔門汎夏水溯求秦楚强弱之故讀離騷回風之篇得屈子之忠謀奇計在據夔巫以遏巴蜀使秦舟師不下而後夷陵可安五渚不被暴兵東結强齊爭衡中原分秦兵力楚乃得以其暇招故民收舊地扼長江專峽險良謀不遂頃襄棄國秦師并下貞臣走从弟子宋玉之徒崎嶇從遷假息燕幕畜同非偃不與國謀然坐見危亾追思遠謨雖勢無可爲而削無奇策乃後歎息竊泣哀楚之自亾也情不得已因遂作賦首陳齊楚婚姻之交中述

巴蜀出峽之危末陳還都夔巫之本計言不顯則意不見故直以幸女立廟明當昏齊申屈子之奇謀從彭咸之故宇後有知者明楚之所以刱秦之所以霸然後服達士之遠見申沈湘之孤憤矣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此盖遥秦以後之作太公郢久矣故言昔者襄王字後加之玉自題宋或王可言楚以當傳之後來不得但稱王玉也游雲夢望高唐言楚當求齊也齊楚從親懷王惑張儀之閒折符閉關是其曲在楚其上獨有雲氣雲觸石而合不從朝而雨以喻君改教也崪兮直上喻強大能自立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喻結齊之好不終乃改而入秦見欺於秦又求好於齊反覆俄頃忽合忽離也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疑齊不可恃也朝猶初也言昔年結好之國在楚東爲西方所瞻望者詩曰朝隮于西亦謂齊也先王懷王也嘗結齊相會盟也怠言怠

倦也晝不當寢險行事失節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女始嫁之稱也巫山楚望言本許嫁爲楚妃也爲高唐之客客託也好絕不能終復聞還託於高唐齊楚絕也君游高唐願薦枕席進枕席者女御之職言齊楚復通當結昏姻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匹妃匹之名也辭猶諫也去去齊也結齊所以强楚楚當還國謀長計既得齊歡當進居故都從先君舊封祖宗陵墓皆在夔巫故妃后亦當在巫陽倚高丘之阻以自固言地險可拒秦也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暮晚也從初所行則後釋疑而和如雨也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䎽兮若松榯言故都永不可棄當朝暮守之也陽巫山陽也臺高丘也女配祖考然後得立廟言楚宗廟在巫山陽也言初結齊好乃保宗廟之計也若何者問其利便及終絕之故䎽配也榯種藝之名書曰

插蒔百穀榿不改柯易葉二國相亂則植久遠之國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少進謂譏間稍進也晰分析兒姣姬鄭袖也日喻懷王也所思貪秦地也蔽君之明而望得地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旗言絕齊適秦也駟馬羽旗君乘車也偈車行兒詩曰匪車偈兮駕建疾行言悔不可追也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湫淒寒慘之兒喻國危也止霽喻罷兵也朝雲無安處之所言變巫皆入秦也王曰寡人方今可以游乎言昔事已非今復欲事齊恐不可得玉曰可王曰其何如矣嫌怨已成如何而可改也玉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高顯言君得位行政海內所共見也臨望遠言求好於齊萬物祖謂岱宗也齊地廣博可爲從長也上屬於天下見於淵言約信也珍怪奇偉不可稱論厚幣以結之也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層累儀匹也齊大國不求援於人故無匹比楚亦不求齊故無儔侶今欲合從相親其道舛互曲折層累至多言羣相阻間以下專巡巫山不及高唐喻意已顯惟陳地險也登巉巖而下望兮臨大坻之稸水坻抵也高山峻崖水抵不溢則稸爲淡淵言巫山臨江水無涸竭時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濞洶洶其無聲兮潰淡淡而並入乘夏水而下江四日而至郢故尤畏天雨谷集也濞水暴至皃洶洶涌也涌而又無聲喻敵暴至而不及知淡淡搖皃潰入喻敵來不勝防也滂洋洋而四施兮蓊湛湛而弗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畝四施言出峽則可縱兵也蓊聚皃兵雖四散登岸相聚又不可止凡與敵共水險之勢如此孤畝遇水則蕩滌無遺言巫山不復能阻固勢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卻會水軍登岸兵交相擊則被迫於

隘而致臥必能卻我會合之師崒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崒危兒中怒言君見敗而怒也特孤也君既孤立又高居深宮不能親戰事如浮海登岸終無倚薄礫碟碟而相摩兮巆震天之磕磕巨石溺溺之瀺灂兮沫潼潼而高厲水瀸瀸而盤紆兮洪波淫淫之溶滴奔揚涌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鵰鶚鷹鷂飛揚伏竄股戰脅息安敢妄摯此皆喻秦兵之暴楚敗之狀喙息也於是水蟲盡暴乘渚之陽黿鼉鱣鮪交積縱橫振鱗奮翼蜲蜲蜿蜿中阪遙望言緣江居民被兵流亾望救之意也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玄木林樹年久色深碧者煌熒天光所映也若列星者稀疏的歷也巫陽

舊臣與國同榮落今亦被秦禍榛林鬱盛葩葉覆蓋雙椅垂房糾枝還會徙靡澹淡隨波闇藹東西施翼猗狔豐沛綠葉紫裹丹莖白蔕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榛女摯椅琴材喻后妃聲色也豐沛豐茸沛艾也必言綠紫諸色者明此爲女色喻也五五音四四方悲鳴無依言不能保其家室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長吏懷官賢士失志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言吏士民眾俱愁苦不安盤岸巑岏裖陳磑磑裖讀爲均服裖裖之均兵服也陳今佌陣磑磑堅相持之皃此下言陳兵倚險據巫之利可自固也盤石險峻傾崎崖隤傾側也崖高邊也崎卽倚傾者倚崖者積倚山險也巖嶇參差從橫相追言敵兵可驚而走陿互橫牾背穴偃蹠交加絫積重疊增益狀若砥柱在

巫山下陬隅也互收繩器也亦作㮧柅之柅與拒同意牾逆也言據險待敵可闕拒之可橫逆之可背穴之以假仆其所晩尉則長兵間瑕日有加增可張柱支强秦也仰視山顛肅何芊芊

炫燿虹蜺山顛喻君位也芊芊一作裕裕山谷青也虹蜺祲氣喻敵兵也俯視崝嶸窒寥窈冥不見其底虛聞松聲傾岸洋洋立而熊經崝嶸從高視下但見艸木也窒空也松以喻國勢上所謂松柟也熊經望遠之皃言楚國雖空虛猶可張聲勢怖遠人也

久而不太足盡汗出悠悠忽忽怊悵自失言秦兵卽來不能久相持

使人心動無故自恐賁育之斷不能爲勇言敵兵入險將自驚而走

卒愕異物不知所出縰縰莘莘若生於鬼若出於神狀

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側地蓋底平言設伏出奇應敵無方也觀高唐觀也底今作砥言結齊無東顧之患道路平夷也箕踵漫

衍芳艸羅生秋蘭茝蕙江離載菁青荃射干揭車包并（箕踵箕星二距喻隘口也漫衍虎牙荊門以下出險平夷地也芳艸七種喻賢人也外禦敵內用賢則國振矣）薄艸靡靡聯延夭夭越香掩掩眾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鳴相號王雎鸝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喈喈（掩掩藹藹也眾雀喻羣小雌雄者嬖御也嗷嗷哀號不得復進也王雎正冥摯鳥也正冥月令所謂征鳥齊人謂之摯征鸝黃楚雀倉庚楚鳩鶻鵃今斑鳩也四鳥皆后夫人之象言當求賢妃也姊歸子巂蜀王望帝所化亾厺故思婦也垂雞雞鴟鷹類喈喈和也姊歸雞雞言失國者得搏鷙喻楚復强也）子當千年萬世遨遊更唱迭和赴曲隨流（子當二句一本云當年遨遊此言永守巫隨宜以應敵也）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成鬱林公樂聚穀進純犧禱璇室醮諸神禮太一傳祝已具言辭已畢（記曰隆禮由禮

謂之有方之士漢書郊祀志羨門南燕人史記秦始皇求羨門高誓上成鬱林以下四仙人皆未詳也得賢以延國猶得道以延年故以六仙人爲有方矣純犧宗廟所用牲旋室卽瓊室瓊赤玉也言辭已畢者都巫任賢而已

王乃乘玉輿駟蒼螭垂旒旌旆合諸紬大弜而雅聲流泖風過而增悲哀於是調謳令人惏悷憯悽脅息增欷

旆者將行旆旗也合諸者上下同心還都巫也大紼喻君也楚雖可存屈原已㐫悲其謀之不用故終返於悲懼

於是乃縱獵者基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聲弓弩不發罘罣不傾涉潾潾馳莘莘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何節奄忽蹶足灑血舉功先得獲車已實

頃襄務戰故又言兵事明據巫險則不勞一矢而可涉馳其境秦兵未及起而可以襲之矣何節猶應節也或者謂荷節以起兵荷猶擔也

王將欲往見之必先齊戒差時擇日簡玄服建

雲旆蜺爲旌翠爲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自會以上所陳皆當先結齊昏故必先齋戒也玄服玄冕服記曰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雲旆蜺旌翠蓋君車也蓋盇也何不也蒙蔽也二國不和爲讒邪誤國交欺所蔽當發蒙之自往會齊結盟也簡乎服本作簡與玄服未詳何字誤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九竅通鬱精神察滯延年益壽千萬歲終顯正意以切諫王也萬方雖廣國害至近不能通鬱察滯九竅精神且猶無用豈賢聖之能輔乎國見亾而不知所由歎息於年壽也

高唐賦釋十二